

三访北魏太武帝东巡碑

中国国家画院吴悦石工作室 李泉汇

缘起

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我在研习古代书法的过程中，对于北朝碑刻的学习比较侧重。授业恩师熊任望先生在教授我书法时曾多次提到北魏太武帝御射碑，并手抚此碑拓本的复制件为我悉心讲解：此碑为北魏太延三年（公元 437 年）定州刺史为纪念太武帝东巡途中组织的矢射活动所立之碑。碑文的书丹者为定州僚佐贾聪。古代文献中除《水经注》外，只有《太平寰宇记》对北魏太武帝御射碑有过记载，直至一九三五年才被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先生发现，并做拓本二十件带回北京。次年傅增湘、周肇祥先生也前往摹拓。御射碑文字体上承汉隶，朴厚雄奇，开北魏体书风之先河。从此以后，我便对此碑有了一个较深刻的印象。

偶遇残石

时至二零零九年冬，一日，应好友蒋晓森先生之邀到其家中写字、制印。在蒋先生家靠客厅的阳台上我看到了几块刻有文字的碎石。仔细观察后，初步判定为北朝石刻文字。晓森先生见我对此十分关注，便命我先将石上文字拓出来，并告诉我，残石是他几年前去易县狼牙山写生时，在一个叫口头村的老乡家院中发现后带回保定的。残石拓完后晓森先生便将其赠给了我，并希望我能对他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到残石之后，我仔细地研读了石上的文字，感觉与记忆中的北魏太武帝御射碑十分近似。随即携拓本到熊任望先生家请教。先生见了拓本和残石照片后非常兴奋，与御射碑徐拓本相校后，我二人既惊喜又疑惑，惊喜是因为残石文字与徐拓本文字内容完全相符，徐拓本磨泐缺失处残石文字可补数处，且碑文书丹也出自一人手笔。而疑惑处在于残石文字的列顺序徐拓本不同（见图一）

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滹水注徐水条中对御射碑的相关记述：“徐水三源齐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经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经南崖下，水阴有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经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经五廻之险邃。览崇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踰于岩山，刊石用赞元功。夹碑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按照郦道元的记述，御射碑为一碑三立，并建御射台。难道眼前的残石和徐森玉先生所拓各为其中一碑吗？带着疑问我决定对残石的出处进行一次探访。



图一

初访御射碑

当我把初步的研究结果和探访的想法告知蒋晓森先生后，他也非常高兴。次日一早，我们便驾车赶往易县狼牙山镇口头村，临近村口时，要经过一座桥，车刚到桥头，我向四周一望，顿觉山势雄奇，景象非同一般，于是停车桥上与晓森先生合影留念。进村后我们找到了曾存放残石的老乡家。这位老乡名叫赵振民，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且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上山里的文化人，他老人家待人既谦恭又热情，得知我们的来意后，老人家对我们讲，残石是他几年前在同村人建房时发现的，因为建房的需要，村里人常到河边采石，但他们看到有文字的石头时是不敢用来建房的，因为按照当地的习俗，用有文字的石头建房不吉利。这些残石就是被这样损毁、发现和保存下来的。

说到石碑，老人家讲，村外桥下曾经有石碑，看上去很古老，但是文革前后被毁掉了，现在还存有碑座。听到这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请他领我们去寻访。出村后我们走到桥头停下来。这里正是我们来时合影的地方，老人家说：“桥西河岸边有碑座，桥东河岸边也有残石。”我们先下到桥西河边，这里碎石遍地，杂草丛生，沿岸边找了一段路，并没有发现什么碑座，但老人家一口咬定就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在此继续寻找，而是改道桥东寻访。老人说，这里就是发现有字石头的地方。我们下到岸边，不一会儿就在靠近公路的岸边发现了一大块残石，（见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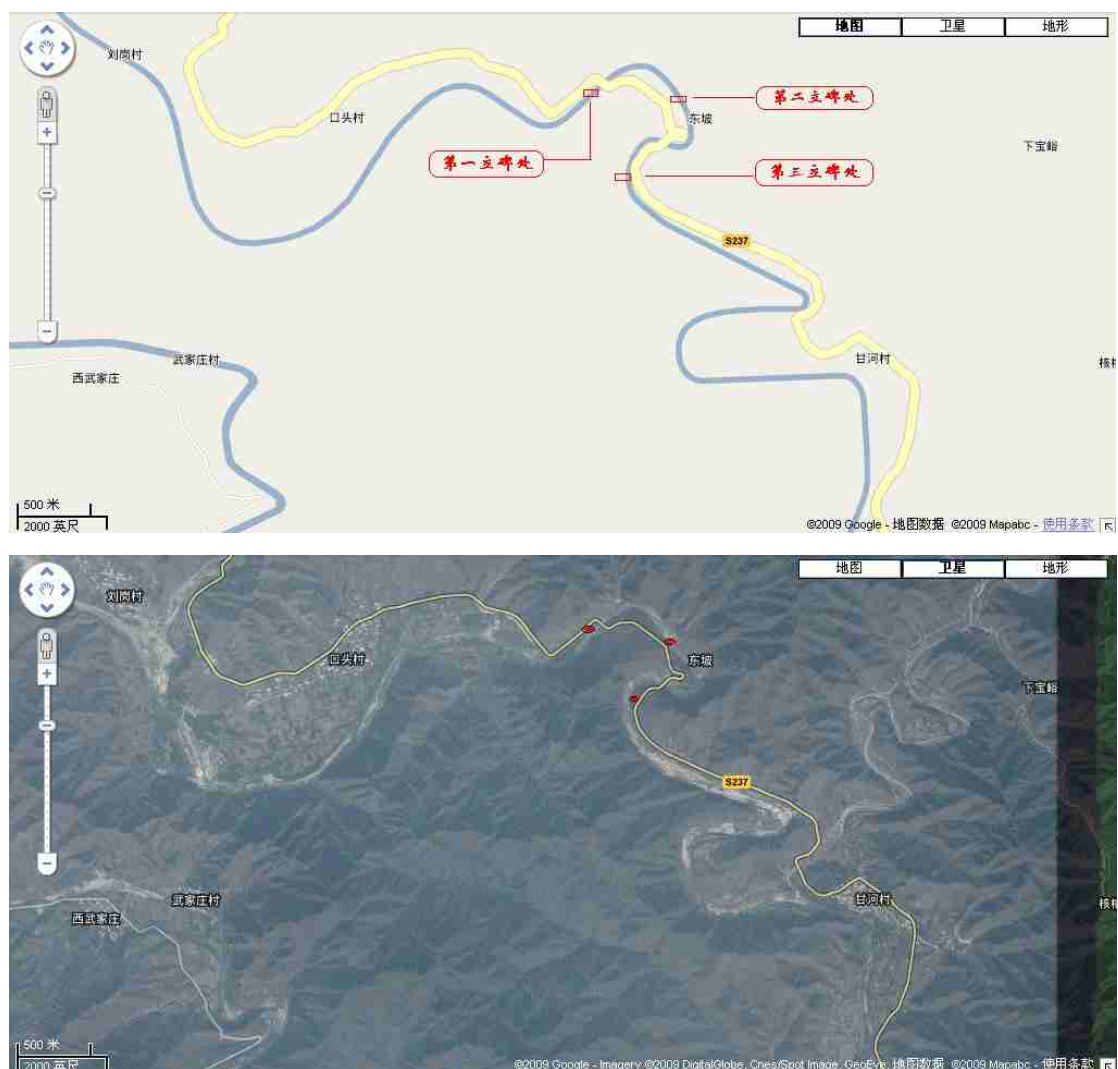




图二

这块残石有明显人工雕凿的痕迹。我们又在周边寻访了一阵，并没有新的发现，此时，天色将晚，我们拜别了赵振民老人，返回了保定。回来之后，我按照郦道元《水经注》中的记述，运用谷歌卫星地图对御射碑立碑位置进行了定位，结果令人可喜（见图三）。





图三

所定第一、第二立碑处与赵振民老人指示的两个地点完全相符。但是，第一立碑处的碑座在哪？第三立碑处是否还有遗存？都不得而知。虽然第一次寻访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我还是把这次重要的发现报告给了北大历史系北朝史研究专家罗新教授。罗教授对此事十分关注，并命我继续进行寻访调查。

再访御射碑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二零一零年中秋。我打电话给赵振民老人向他致以节日的问候。老人在电话中告诉我碑座找到了，这无疑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二次寻访定不会迟疑。这次同我前往的是好友周溯夫妇，我们的车停在村口的桥头没有进村。赵振民老人其时已在桥头等候我们了。我们一同下到桥西岸边向南寻找。

走了不是很远，在杂草丛中一个虽损泐严重，但还算基本完整的碑座展现在我们面前。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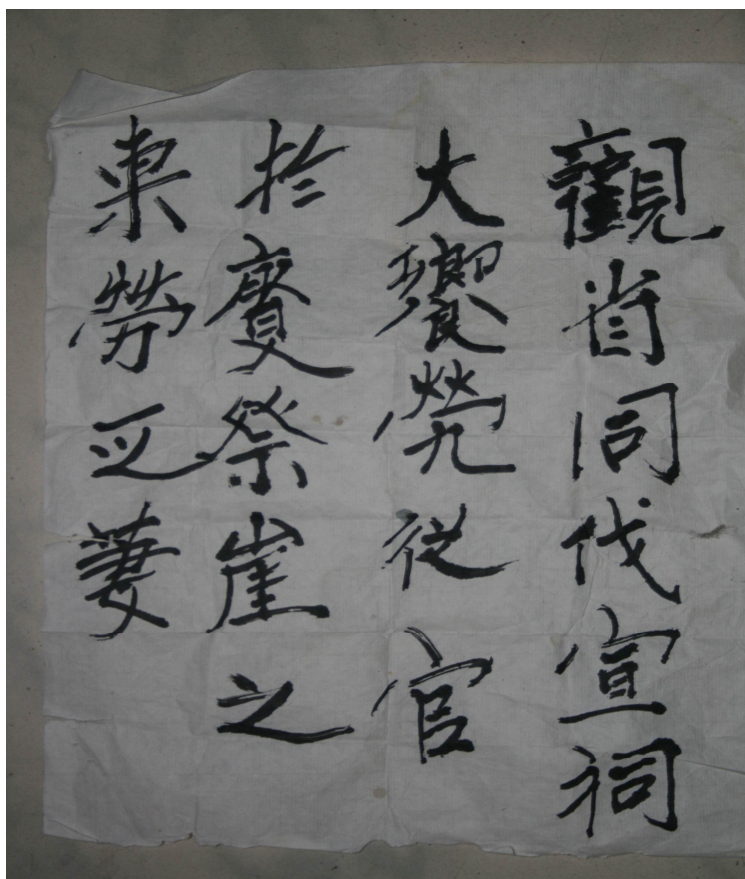
振民老人说：“上次我们再往前多走几步也就看见了。”碑座与先前发现的残石相比，二者损泐风化程度一致，且石质相同，均为青紫色。另据振民老人讲，这种石头非本地所产。这一点似乎与御射碑由定州刺史刻立有关。寻找到碑座后，我们就随振民老人回村一叙。老人从家中取出一张写有毛笔字的白纸相赠。此纸上的文字是已故振民老人的好友李书田抄录的一段残石文字。（见图五）

这位李书田先生是一位不幸的被村民称作“疯子”的文化人。他在第二立碑处对面崖壁上的山洞里独自生活了许多年。振民老人在他居住的洞口旁题写了一首悼念他的诗文（见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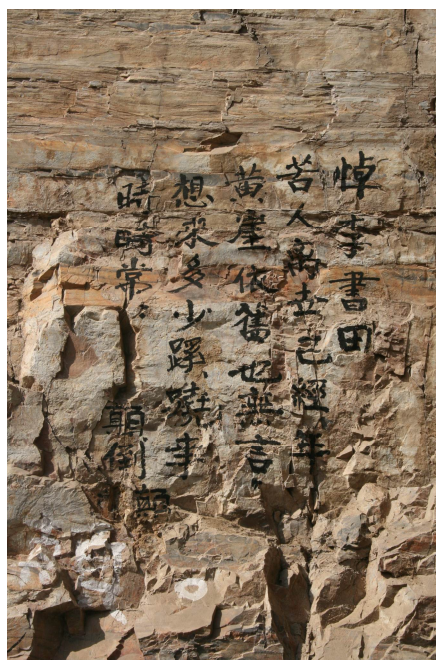
第二次寻访可谓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很快将此次寻访的图片资料传给了罗新教授。罗教授对这次寻访发现的实物及文字资料非常认可。并与我约定于十一月六日相聚口头村，一同进行实地考察。

三访御射碑

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时许，我与罗新先生相聚在口头村赵振民老人家。与罗新先生同来的还有吴玉贵、徐俊、李新峰、赵爽等史学界的前辈和专家。我们首先在赵振民老人家观看了部分残石（见图七）。



图五



图六



图七

然后又对第一和第二立碑处进行了实地考察。诸位专家对这两处遗迹进行了最后认定。回到保定诸位专家又对残碑进行了最后认定。

御射碑的考古调查到此告一段落,但并没有最后结束。我相信通过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北魏太武帝御射碑的研究工作会有更大的突破。